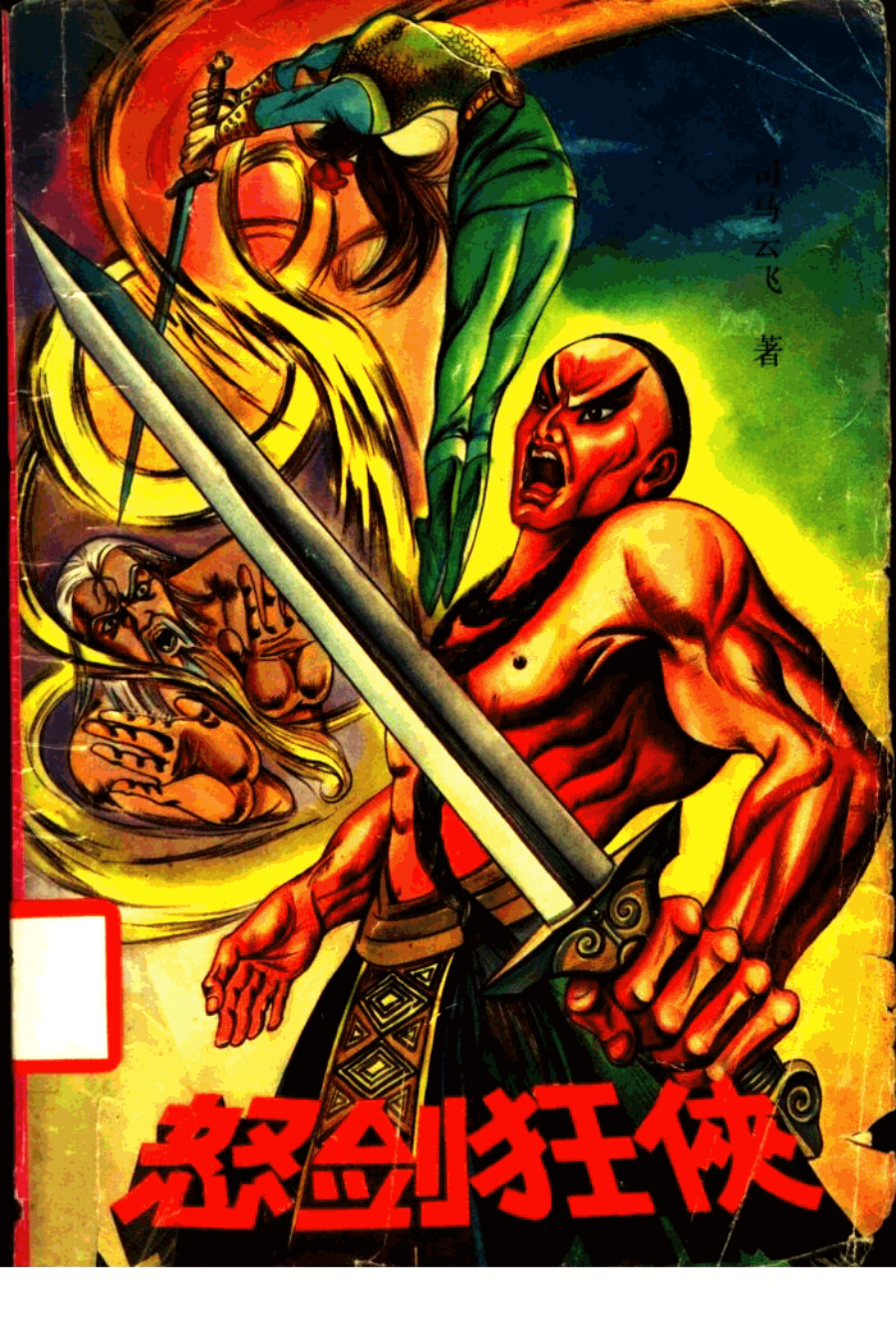


司马云飞 著



怒剑狂侠

第三十九章

夏侯杰听元空明白拒绝他进入少林本院后，心中已有了一个底，知道不是事情有了误会，便是王侠在少林中埋伏的暗桩所故意引起的冲突。而且后者的可能性很大，为了揭穿一些暗桩的身份，他也故意装得很蛮横。

果然那句话激起了少林寺僧的公愤，黑影幢幢中，至少有十几个人现出了身形，将夏侯杰前后夹围起来。

元空对夏侯杰的反感犹深，可是他毕竟是代理主持的人物，必须顾全到身份，不能以一己之好憎而失去身份，故而沉下脸道：“尊驾是有身份的江湖人，自然不能随便开口说话，少林也不是藉藉无名门派，尤其是身为出家人，更不能承认窝盗以败清誉，看来此事只有一个解决的方法。”

夏侯杰冷笑道：“大师有何高见？”

元空怒声道：“本座会同尊驾到寺中各处去察看一遍，如果找不到尊骑，台端将何以交代？”

夏侯杰朗声道：“在下自动剃目割舌，以为认事不明与出言不实之愆。不过，若是在贵寺找到了敝骑……”

元空大声道：“本座也引咎自裁，然后火焚少林。”

夏侯杰一怔道：“那似乎不必，在下并不想如此。”

元空怒道：“不用你假客气，少林如果有一个人做出这种事，就是本座督导不严之过，本座理应受愆。再说少林如果有一个败坏清规的弟子，数百年清誉毁于一旦，这座庙也应该烧了。”

说完也不再征求夏侯杰的同意，伸手一比道：“请！”

夏侯杰知道在寺中找出马匹并不难，可是元空提出的条件却不是他的意思，他是来借重少林的力量共御邪恶，并不想毁了少林，因此他尚在迟疑不决。元朗道：“师兄，我们绝不可叫他在寺中搜索。”

元空道：“那我们就无法自清，少林总不能担下贼名。”

元朗道：“他根本就是想利用这个机会，通过寺中十八道禁制，深入内院，去扰乱掌门人坐关行动。”

元空怔了一怔才道：“我想他没有这么大的胆子，而且他即使能到达内院，也不见得能闯过设法诸师叔的那一道守关与鱼龙九衍大阵。”

元朗道：“即使如此，还是小心一点为佳，再说他就是存心捣乱，所以才立下重誓，逼我们提出相等的条件，到时候他随便指一匹马说是他的，我们岂不是陷入百口莫辩之境。”

元空道：“这个或许不至于吧，夏侯杰多少也是个成了名的人物。”

元朗笑道：“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师兄，记取前日之鉴，以及掌门人急急坐关的原因。”

元空怔了一怔道：“那该怎么办呢？”

元朗道：“我们承认倒楣，赔他一匹马已经算是给足面子了，凭他一面之辞，我们就让他搜山，似乎太示弱了。”

夏侯杰冷笑道：“少林如果没有偷在下的马匹，就不必做贼心虚而有赔马之举，大师这一番做作，岂不是欲盖弥彰，反而玷辱了少林清誉。”

元空怒声道：“夏侯杰，你欺人太甚，本座决定陪你搜寺，然后再名正言顺地对付你。”

元朗忙道：“师兄如果答应他搜寺，正好中了他的圈套，

如他要赖起来，传到江湖上别无见证，反而可以诬陷我们恃众凌寡。”

元空道：“如不让他搜一遍，岂不是更叫他有说的了。”

元朗道：“小弟以为还有别的方法。”

元空忙道：“什么方法？”

元朗道：“少林寺院虽广，可以容藏马匹的地方却只有几个地方，而且都是小弟负责的范围，不如由小弟去巡查一遍，再将结果禀告师兄便是。”

元空道：“这个方法虽然不错，可是夏侯杰未必会同意，也难以令他心服。”

元朗道：“师兄，少林在江湖上的声望有口皆碑，虽然上面还有无字辈的师长，可是除了掌门人外都不再理事了，目前我们也不必对他太客气了。”

元空想了一下道：“夏侯杰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夏侯杰略作沉思道：“在下对少林诸位高僧一向是极端敬佩的，元朗大师如此一说，在下没有理由不接受。”

元朗合什道：“多谢施主。”

说着带人正待离开，夏侯杰又道：“在下的坐骑为全黑色毛片。”

元朗笑道：“这个记号可不易辨认，少林乃佛门弟子，豢养的马毛色尚素，非黑即白，如果黑马匹为施主的坐骑，贫衲不必去检查，只得向施主承认偷马之事了。”

夏侯杰道：“在下的坐骑乃西域异种，极易辨认。”

元朗道：“马种之异只在性能上有别，外表上却是差不多的，施主最好能提一点确切的证据。”

夏侯杰本来想把黑驹的异征说出来，但是想了一想，觉

得还是不说为宜，只是笑道：“在下一时想不出还有什么特殊记号，不过贵寺对自己的马匹应该有所认识，在下绝对信任大师便是。”

元朗点点头道：“本来贫衲可以立刻答复施主绝无此事，不过这几天寺中多事，大家都很忙，无暇照顾到许多细琐事务，也许有一两个不肖弟子会做出败坏门风的事，贫衲也不敢担保，所以才去查一查，无论如何会给施主一个确切的答复。”

说着率了两名僧人走了，无空与剩下的人仍在严阵以待，夏侯杰看后很好笑，摆摆手道：“大师用不着把夏侯某当作贼盗一般看待。”

元空道：“本寺这几天发生了不少事故，所以戒备较为严密，并非专为对待尊驾而设。”

夏侯杰忙道：“贵寺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元空冷哼道：“这是本寺的事，无须向尊驾饶舌。”

夏侯杰和气地道：“话不能这么说，夏侯某此来也是为着发现了武林中一项极大的阴谋，特地知会各派……”

元空漠然道：“无须尊驾费心，少林的力量足够抵得一切外侮，更不在乎什么阴谋，任何人想对少林有不良的企图，都是他自讨苦吃！”

夏侯杰听他的口气，好像把自己也归在怀疑之列，心里感到事态很严重，口中却不便再说什么！

等了片刻，元朗回来了，身后的两个僧人，一个持着火炬，一个牵着一匹黑马，在火光的映照下，他的脸色很凝重地朝元空施了一礼道：“小弟疏于职守，罪该万死，请师兄按照条规施以制裁！”

元空神色也是一变道：“马厩中真有外马？”

元朗低着头道：“小弟在马厩中发现多了一匹马，非本寺所有，特向师兄请罪！”

元空顿足一叹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少林清誉整个地完了！师弟，你查查是谁干下这种大逆不道的丑事了？”

元朗道：“小弟已经将看管马厩的弟子捆了起来，却问不出是谁做的事，据他们说，他们也不知道这匹马是怎样来的！”

元空脸色凝重地对夏侯杰一拜道：“夏侯施主！本座自惭辖下不严，果然有人窃取了施主的坐骑，本座答应施主之事绝不反悔，只有请施主等几天，掌门人出关后，少林必会公开邀集武林同道，焚香赎过，本座也在那一天当众自裁……”

夏侯杰看看那匹黑马，见它十分神骏，也相当眼熟，却不是他的那匹，不禁微怔道：“这不是在下的坐骑！”

元朗也是一怔道：“什么！这不是施主的坐骑？”

夏侯杰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！”

元朗道：“不可能，马厩中的马匹我都检查过了，只有这一匹是多余的！”

夏侯杰忽然想起，这匹黑马正是风无向的两匹追风铁骑之一，自己与风无向曾经同时骑过它，因此这匹马对他尚为熟悉，伸出舌头舔他的手，用头在他身上磨擦表示亲热。

元朗见状脸色一沉道：“夏侯施主，坐骑识主，它已经向施主招认了，施主却故意否认，到底是何居心？”

夏侯杰道：“大师切莫误会，这是贵派风元向兄的坐骑，因为在下曾经骑过它，所以他才认得……”

元朗怔了一怔，随即笑道：“对了！风师兄来去无定，经常不声不响地把马匹牵进来，难怪管门的弟子知道了。如此说来，本寺并没有偷盗夏侯施主的马匹！”

元空的神色也是一松道：“风师弟也太爱开玩笑，来了也不说一声，恰好赶上夏侯施主这档子事……”

夏侯杰却神色一动道：“那么风兄是在寺中！”

元空道：“这可不清楚，他是俗家弟子，来去都直接与掌门人接头，无须向寺中报告！”

夏侯杰道：“可是贵掌门人正在坐关……”

元空道：“是的，也许风师弟来后，见掌门人坐关，又悄悄地走了，也许在后院的静室中居留，他的行踪无人能干涉，所以本座无法答复！”

夏侯杰道：“大师此刻代理掌门，主理一切事务，岂有来了本门的师弟而不知道的？”

元空神色一沉，不高兴地道：“本座只管寺中的事务，而风师弟却是从事门户以外的活动，别说是本座，除了掌门人外，连上一辈的师长都管不了他。”

夏侯杰听他的口气，好象对风无向极为不满，心中不禁一动，乃装做不在乎地问道：“大师是少林哪一位高僧的门下？”

元空沉声道：“这个施主无权过问。”

元朗却道：“元空师兄是无相师伯的首弟，入门最早，是我们的大师兄。”

元空怒道：“师弟！门户私事，告诉外人干吗？”

元朗道：“夏侯施主与风师弟是朋友，告诉他有什么关系呢。”

元空冷冷地道：“风师弟是俗家弟子，他的朋友，不一定是我们的朋友。”

说完又对夏侯杰道：“这匹马既是风师弟的，寄存本寺并无不适之处，元朗师弟已经检查过马匹，证明施主的坐骑不在敝寺，施主可以请便了。”

夏侯杰听说元空是无相的弟子，心里已经了然，无相是受了万里追魂的诱惑而叛离师门，被风无用青磷弹所杀，则这个人可能也大有问题，他心中默默地考虑如何进行下面的步骤。

元朗见他不走，忍不住道：“施主莫非还认为尊骑是在本寺吗？贫衲已经检查过所有的马厩了。”

夏侯杰道：“大师可曾检查过其他的地方？”

元朗摇头道：“没有，本寺除了马厩之外，都是佛堂经殿与僧舍，那里绝不可能收藏马匹的。”

元空怒声道：“施主如若信不过元朗师弟，本座可以亲自陪施主搜查一遍，只要能找出尊骑，本座依然维持前议，焚寺自裁。”

元朗忙道：“师兄，使不得，风师弟的坐骑无端出现，小弟发现门下弟子的确太不小心了，否则风师弟行踪尽管隐密，多了一匹马，总不会毫无所知的。”

元空冷冷地道：“那么你也相信我们会偷马了。”

元朗道：“小弟没有这么说，不过本寺弟子守卫疏忽已是显然的事实，万一真有不肖弟子做出那种事，则师兄以门户为注，似乎太草率了一点。”

元空怒声道：“少林如果出了个偷马贼，门风即已荡然无存，付之一炬也不为过。走，夏侯施主，我们搜寺。”

元朗道：“掌门人人关练功，实不容打扰。”

元空叫道：“练功事小，门风事大，如果夏侯杰到外面宣扬少林偷了他的马，这个责任谁能担负，本座代理掌门，必须把这件事弄个清楚。”

元朗还要说话，元空却沉下脸道：“师弟！此刻究竟是谁在作主？是谁在负责？”

元朗只得道：“自然是师兄作主。”

元空冷冷道：“你知道就好，我能作主我就敢负责，鸣钟召集全寺弟子。”

元朗一惊道：“召集弟子干吗？”

元空怒声道：“要搜就彻底搜，免得人家说话！”

夏侯杰道：“在下并没有说什么！”

元空冷笑道：“现在你自然不必说，可是回头搜不到尊骑，你又说我们有人把马牵到别处藏了起来，少林岂不是永远无法洗脱贼名，所以本座先将全寺弟子集中在大殿上，再开始搜索，阁下就没有说词了！”

元朗道：“掌门人正在坐关，如为钟声所扰而散神，岂非前功尽弃！”

元空道：“功可以重新再练，门风扫地，就再也无法收拾了。夏侯杰如果是个无名小卒，我们自然不必如此慎重其事，他是本届剑会盟主，为天下武林瞩目的人物，他随便一句话，就可以毁掉我们！”

元朗长叹一声，脚下仍是不动，元空道：“本来我可以相信门中弟子，可是风师弟的突然出现，连我也失去信心了，全寺的防卫是你负责的，因为你的疏忽，我才对人无以交代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！”

元朗无可奈何地转身欲行，夏侯杰突然明白了元空的用意，他知道搜寺的结果，马匹一定会找到，然后利用这个机会，假借维护清誉之名，焚寺解散门户，使少林毁于一旦！这个方法太恶毒了。

元空一定是魔心圣教的奸细，受王侠之命设法摧毁少林的基业，而想不到自己也成了他利用的工具！

情急之下，他连忙叫道：“大师请留步！”

元朗停住脚步回头道：“施主有何见教？”

夏侯杰道：“大师既然已经看过马厩，在下相信大师的查看一定很确实，不必再麻烦了！”

元朗神色一喜道：“多谢施主！”

元空却沉下脸道：“夏侯施主当真相信我们了！”

夏侯杰道：“元朗大师乃有道高僧，在下绝对相信！”

元空冷冷地道：“那么施主承认敝寺未曾偷盗尊骑了！”

夏侯杰道：“在下从未说贵寺偷盗马匹！”

元空道：“不久前施主明明说尊骑藏在敝寺！”

夏侯杰只得道：“那是在下的误会！”

元空道：“施主自己承认错误了！”

为了避免给他搞大事故的机会，夏侯杰只得点点头。元空脸色一沉道：“很好，施主也曾说过如果寺内找不到尊骑，施主就刎目割舌，现在就请施主实行诺言！”

夏侯杰不禁一呆，想不到他会翻出这句话来，那时自己有绝对的把握，才信口开下这个条件，现在洞察他的阴谋，明知马匹藏在寺内，也只能是不承认，自己的诺言又怎么办呢？

元朗道：“师兄，夏侯施主只是一时误会！”

元空道：“笑话，我拿少林的命运与他作的赌注，岂能凭误会两字就解决了！”

夏侯杰十分为难，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际，忽然蹄声得得，斜里有一个人骑在马上穿林而来，老远就叫道：“夏侯兄！你这马真好，比我的追风驹好上千百倍！”

马匹来到临近，那人跳了下来，正是夏侯杰急欲寻觅的风无向，元空神色一变，厉声叫道：“风师弟，你这匹马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风无向微微一笑道：“是在门口骑进来的，我问过守门的人，知道这是夏侯兄的马。我与夏侯兄是莫逆之交，跟他开个玩笑，把他的马藏起来了。”

元空神色又是一变，冷冷地道：“你这个玩笑可开大了，把少林的门派都开掉了！”

风无向淡然道：“没那么严重吧！”

元朗也是一叹道：“风师弟，这个玩笑的确很严重，夏侯施主上门索骑，元空师兄为了保证门中子弟的清白，力辩没有偷他的马，还立下了很严苛的条件。”

风无向一笑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元空沉声道：“火焚少林寺，加上我一条命。”

风无向噤了一声道：“这的确很严重，元空师兄，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呢？”

元空怒道：“少林为堂堂名门正派，门下弟子怎能担起偷马贼的恶名，谁知师弟真干了这种不名誉的事！”

风无向道：“我与夏侯兄的交情不同，别说这点小事，再大的玩笑也没有关系。”

元空沉声道：“有关系！”

风无向道：“那么师兄当真要焚寺了。”

元空道：“夏侯施主的马确实在寺院内，我只好遵约即日召邀武林同道，公开焚寺。”

风无向道：“公开焚寺，还要召邀武林同道前来参观，那不等于是宣布解散少林吗？”

元空沉声道：“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而且这也是你轻举妄动的结果。”

风无向冷笑道：“师兄，我知道你对我不同意，可是这件事你不能怪我，谁叫你胡乱立下重誓的？”

元空怒道：“风无向，你仗着掌门人的宠爱，任意行动，对我们这些师兄都不放在眼里。”

风无向也怒道：“象你这种轻易把门户基业与人相搏的师兄，我也实在看不在眼里。”

元空脸上气得变了颜色，可是他居然忍住，冷冷一笑道：“我不要你看得起，等火焚寺院后，我看你如何对别的同门交代。”

风无向冷笑道：“没那么严重，少林寺屹立武林几百年，夏侯兄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也不会认真要我们毁寺灭门……”

夏侯杰忙道：“兄弟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，好在此地别无外人，大家说过就算了。”

元空冷冷地道：“你们可以算了，我却不能算了！”

元朗在旁道：“师兄！连夏侯施主都同意作罢，你又何苦坚持呢！”

元空叫道：“江湖人讲究一诺千金，我身为少林弟子，怎能食诺毁信！”

风无向沉声道：“少林寺是属于大家的，你一个人说毁就

毁，哪有这么简单。”

元朗叹道：“风师弟！你不能这么说，元空师兄是以代理掌门人的身份发誓，的确不能说了不算！”

风无向一怔道：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元朗道：“掌门人入关后，即授命元空师兄代理。”

风无向怒声道：“既然代理掌门人，便应以门户为重，岂可随便立此重约！”

元朗叹道：“师兄也是为了维持清誉，倒是怪不得他，这也要怪你，你来的时候，跟我们打个招呼，我们知道是你藏起夏侯施主的马匹，不就没事了吗？”

风无向冷笑道：“我问过门上了，夏侯兄来的时候，曾经公开报名请见，你拒而不纳，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元空冷冷地道：“掌门人坐关不容打扰，我受命行事，没什么不对的！”

元朗道：“大家不必争论这些了，还是想个办法，如何保全门户吧！”

元空冷冷地道：“没有办法，事在必行。”

风无向道：“如果你真是以掌门人身份宣布的此事，自然相当严重，还是请你以掌门人的身份收回前言！”

元空怒道：“胡说，出尔反尔，掌门人尊严何在！”

风无向道：“你不过代理行事！”

元空沉声道：“在掌门人没有出关以前，我的话就代表少林！”

风无向忽然问道：“你是多久以前立的誓？”

元空道：“不久以前！”

风无向笑道：“那还来得及补救！”

元空铁青着脸道：“来不及了，即使你现在把掌门人请出关来，此事已成定局，有关整个少林威信，除非掌门人当着天下武林同道收回成命！”

风无向摇头道：“此事既然关系着掌门人的尊严，连你都不肯收回，掌门人又如何能代替你收回呢！”

元空道：“你能明白这一点最好，少林寺之焚毁已无法挽回，罪魁祸首就是你，为了一正门规，你必须到罗汉堂去接受制裁！”

风无向一笑道：“你打算公报私仇？”

元空怒道：“风师弟，不管你心中作何想法，只要你承认是少林弟子，就必须接受我的命令！”

风无向道：“我不接受呢？”

元空怒道：“那你就是藐视法规。来人，拿下他！”

元朗跨前一步沉声道：“风师弟，你这种态度，愚弟也无法顾及同门之谊了！”

风无向摇手道：“慢来，慢来！师兄应该知道只有掌门人才能命令小弟！”

元空怒叫道：“我就是以掌门人身份命令你！”

风无向一笑道：“你已经不是了，掌门人已经在—个时辰前出关了，你代理的权柄也于—个时辰前消除了，因此你跟夏侯兄所订的条约，也只能及于你本身的能力所及，焚寺之举不成立，你引咎自裁的诺言，是否准备履行呢？”

元空一怔道：“哪有这回事？”

风无向笑道：“掌门人出关后，立即与无字辈的师长们商讨要务，师兄不信，尽管去看好了。”

元空道：“绝无此事，掌门人人关练功正当紧要关头，怎

会中掇出关。”

风无向道：“正因为有人向掌门人密告说本门出了叛徒，钩结外人，意图颠覆门户，掌门人认为此事重大，不得不中止坐关，设法补救。”

元朗惊道：“那掌门人的武功不是大受影响吗？”

风无向沉重地道：“岂止受影响，除了一点基本功夫外，比较深奥的几项绝学等于全毁了。”

元空道：“那万一有了外患时，本寺如何应付？”

风无向微笑道：“好在这件事相当秘密，外人不得而知，以少林武林的声望，大概还没有人敢来轻撄其锋，即使有几个不知进退的妖魔小鬼，尚无须掌门人亲自出马，我们门下弟子就足够应付了。”

元朗道：“本门真的有叛徒吗？”

风无向道：“不错，少林是个大门派，门人弟子太多，总不免有几个不肖之徒渗杂在内。”

元朗道：“如若这几个人把掌门人武功散失的消息传出去，问题就严重了。”

风无向道：“掌门人担心的就是这一点，所以才与无字辈的几位师长紧急商讨，设法将那些叛徒找出来秘密处置，以免消息外泄。”

元朗道：“幸亏元空师兄措施得当，将四门紧闭，严禁弟子出入，目前消息可能不致外泄，不过清查叛徒之事必须赶快，我们不能永远这样闭门不开。”

风无向道：“那倒不必，掌门已经想办法清除叛徒了，特别令小弟出来告诉各位师兄将门户大开，任凭弟子出入。”

元空问道：“真有这回事吗？”

风无向道：“这是何等重大的事，小弟怎敢乱说？”

元空沉吟片刻才道：“那我立刻去宣布解除门禁。”

风无向笑道：“不必了，小弟已经拿了掌门人的信符碧玉如意，宣布过这个命令了。因为这是偏门，小弟最后才到此，没想到会碰上师兄与夏侯兄在此。”

元空神色微变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本座立刻去见掌门人，将代理期间所发生的事务禀告掌门人。”

风无向笑道：“不必忙吧，掌门人此刻正在商讨要务，恐怕无暇听取这些小事。”

元空佛然道：“不是小事，在掌门人坐关期间，本寺连续发生了几件怪事，而且有不明身份的武林人物潜入寺中刺探动静，本座为了不敢打扰掌门人清修，未曾前去惊动，现在想起来，必与本寺弟子勾结外人有关，理应禀告掌门人知道。”

风无向神色一沉道：“师兄且莫管这些琐务，倒是师兄与夏侯兄所订的约诺，必须作个交代，火焚寺院之议，因师兄当家身份消失而作罢。可是师兄行咎自裁之约，必须认真实行，以全少林的声誉。”

元空冷笑道：“这个本座自有交代，毋庸师弟提醒！”

元朗忙道：“风师弟！本寺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故，大家应当全力应变要紧，这个稍缓再议吧！”

风无向冷笑一声道：“小弟先前也曾要求元空师兄将前约取消，因为夏侯兄与小弟交情深厚，必不致认真，谁知元空师兄认为门户声誉重于一切，必欲坚持到底，所以小弟才促请他实行。”

元空沉吟片刻才道：“风师弟是一定要我自戕而快意？”

风无向道：“小弟并无此意，是师兄自己坚持要实践诺言，怎么又怪在小弟身上来了呢？”

无空沉声道：“本座立誓毁寺自戕，是不相信本门弟子会偷夏侯施主的坐骑，现在坐骑确证为师弟所窃……”

风无向道：“小弟与夏侯兄交情不同，算不得偷窃。”

元空道：“本座与夏侯施主订约时，并不管你们的交情，窃马之举，事实俱在，不容图赖。”

风无向道：“师兄既然明白，当知何以自处。”

元空冷哼道：“本座自行处置，可是师弟窃取外人坐骑之举，又该当何罪？”

风无向道：“小弟的罪名自有掌门人裁定。”

元空道：“你就是仗着掌门人这一项特别的位置，才如此肆意胡行，败坏门风。本座去见掌门人，一面自请处裁，同时也看看掌门人如何定你的罪。”

风无向道：“师兄与人订约是自己的事，小弟触犯门规是门户之事，两者不可混为一谈。”

元空怒声道：“若非你偷了夏侯施主的马，本座怎会获咎，这当然是一件事。”

风无向笑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倒是一一定要在掌门人面前弄个明白了。”

元空怒道：“窃盗乃本门之大戒，本座不惜一死以践诺，掌门人如果想公平处置这件事，只怕也无法再包庇你了，否则就不配再领袖门户。”

风无向沉着脸道：“掌门人行事一向大公无私，如果他老人家认为小弟有罪，定然会秉公处理的。”

元空冷笑道：“好！我们见掌门人去。”